

大流氓杜月笙

(内部发行)

群众出版社

大 流 氓 杜 月 笙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法律
研究所社会問題組編写

(內 部 发 行)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群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交民巷1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内部发行组发行

經安印刷厂印刷

*

书号(总)216(社)47开本 $850 \times 1168 \frac{1}{32}$ 印张 $4 \frac{6}{16}$

1965年7月第1版 1965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101千字 定价(4)0.55元

前 言

杜月笙是旧上海最大的流氓头子之一，与大流氓黄金荣、张嘯林一起，有上海“三聞人”或“三大亨”之称。不仅在旧中国，甚至在国际上也是臭名远揚的人物。

所以如此，正說明他們不是一种普通流氓、帮会头子，乃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在上海租界的殖民統治和蔣介石流氓政治的結晶。陈伯达同志在《人民公敌蔣介石》一书中曾說：“这‘三聞人’或者被蔣介石拜为老师，或者与蔣介石做了最知心的朋友。这种流氓組織平日的事業，就是：綁票、暗杀、包运鴉片、販卖人口、私运軍火，总之，杀人越貨，无恶不作，而‘三聞人’的所以拥有很大的財富，成为江浙財閥的人物，就是由这样发源的。这种流氓組織和上海的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統治势力的一切黑暗事業，都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和各省反动的統治势力都有勾結，因为各省的軍閥政客有什么事情（比如买办軍火等）要走上海这条路，需要取得他們的帮助。这种流氓組織是各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的經濟統治的支柱，又是它們在上海的政治統治的支柱。各国租界的包探、巡捕之类，就是由这类流氓組織的成份所組成的。”

中国人民的第一号公敌蔣介石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些无恶不作的流氓头子就踏着中国人民的鮮血公开登上了政治舞台。从此，他們不仅是蔣介石反动統治在上海的社会基础，同时又是决定“国家政治”和“国家財政”的“党国要人”。他們在压迫人民和鎮压革命上，結成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流氓的三位一体。

在所謂“三聞人”中，按其流氓地位，本来是黃、張、杜的次序，但是杜月笙却後來居上，無論從流氓式的金融買辦地位，還是從在政治上與蔣介石長期勾結來講，杜月笙都是其中突出的代表，而成為近代中國流氓人物的典型。

編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試圖通過大流氓杜月笙罪惡的一生，以揭露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和流氓相互勾結起來，壓迫和奴役中國人民、反對中國人民革命的罪惡行跡，並為近代史研究和對舊上海的研究，提供一些參考資料。

本書主要由王文昇、孔令望、韓述之、李漢昌等同志編寫。由於我們水平的限制和資料的不足，難免有錯誤和不當之處，殷切地希望同志們給予批評和指正。

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治法律
研究所社會問題組

目 录

前 言	1
一、一个小痞三的出場	1
二、从鸦片的罪恶事业中起家，在帝国主义卵翼下成长	5
1. 为大流氓黄金荣所赏识	5
2. 呼朋引类，把持鸦片提运	7
3. 同恶共济，黄、张、杜结为一体	11
4. 统制专卖的“黑老公司”	14
5. 上海“三闲人”的中心	17
三、“党国要人”和“地方领袖”	22
1. 充当“四·一二”大屠杀的刽子手，登上蒋家王朝的政治舞台	22
2. 坐上了法租界公董局的交椅	29
3. 五大赌台的台主	33
4. 与蒋介石大唱“禁烟”双簧，主持吗啡的制造	36
5. 向金融工商界渗透	39
6. 广交权贵提高流氓地位	45
7. “调解工潮”与“救难救灾”	50
8. 组成“恒社”，流氓组织别开生面	55
9. 爬上了“地方协会”会长的宝座	60
四、与军统特务结为一体，是抗战中反人民路线的 忠实执行人	65
1. 与蒋介石压迫人民消极抗战的路线亦步亦趋，帮助戴笠组织 特务军队	65
2. 逃居香港，以军统的代理人自居	69
3. 爬上“党政统一委员会”主任的位子	73
4. 发展“恒社”势力，进行经济扩张	76
5. “曲线救国”和“直线”往来	82

6. 为搶占人民胜利果实“苦心策划”.....	88
五、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种种反革命活动	92
1. 在“劫收”中混水摸魚，包庇汉奸卖国賊.....	92
2. 重整“恒社”，向四面八方伸手插脚.....	97
3. 奴顏婢膝，借慰劳兽兵向美帝大献殷勤.....	100
4. 为戴笠的死亡痛哭失声，受郑介民的指使組織“中国新社会 事业建設协会”	103
5. 在蔣匪发动內战声中大肆狂吠，代地主恶霸呼冤.....	107
6. 伪市参議会中的臃长“退让”和与宣铁吾的暗斗.....	110
7. 向美帝狂呼救命，对革命人民大施暗害.....	115
8. 大显流氓身手，帮蔣介石穿上“总統”的寿衣.....	119
9. 在“救济特捐”中“带头示范”与蔣經国“打虎”中的一支插曲.....	123
10. 出賣上海滩，以“自救救国”为名，作垂死掙扎.....	126
六、与人民为敌到底，死有余辜	130

一、一个小瘪三的出場

杜月笙，上海浦东高桥鎮南杜家宅人。生于1888年（清光十四年）农历7月15日。因出生时秋月正圓，故取名“月生”。来到上海成了“閒人”、“大亨”，为显示风雅，改名“鏞”，号“月笙”。

父亲杜文庆，曾在碼頭上当过“杆子手”（关卡、碼頭查驗貨物的丁役），后又在上海楊樹浦与人合伙开过一片米店。杜月笙幼年时父母相继死亡，以后即依靠舅父朱揚声生活。杜的舅父是个木匠，生活艰困，舅母因增加了一个活口，视为累贅。只有外祖母对他还算疼爱。

杜在舅父家中不听管教，經常外出游蕩，并喜賭博。把父母所遗留的一些家私什物，逐漸卖淨当光。一次，因偷了舅父放在枕边的几块钱出去賭輸了，被舅父打了一頓，不准上門。从此即流浪在高桥鎮上，在碼頭上行乞过活。一度曾帮人卖大餅油条，連卖大餅油条的籃子也給輸掉了。生活沒有着落，冬天連棉衣都穿不上，所以人們都叫他“蜡光月生”。

他十五岁的那年，从高桥流浪到了上海，由一个在大碼頭街“张恒大”水果行作帳房的伯父杜阿庆介紹到十六鋪“宝大”水果行作学徒。

这时的上海，已是洋場十里。十六鋪碼頭，是往来船只的集結地，自小东門沿法租界至外滩一带，中外輪船公司都在这里建有碼頭。貨物上下，旅客往来，紛紜杂沓。鴉片的运输和人口的販卖，多在此集散，各式流氓熙来攘往，麇集于此。土行、賭台、“燕子窩”（供人吸食鴉片的烟館）及零售鴉片的“挑膏

店，比比皆是。兼售鴉片的妓院，即所謂“花烟間”，仅一条短短的馬路上，就有一百數十家之多。流氓、无賴、扒手、騙子，在稠人鬧市中神出鬼沒，大显身手。

在旧式商店里所謂学徒，每天干的，不过是扫地揩台、水做飯等杂活，待遇只有很少的“月規”。杜月笙原是游蕩的，既沒有做这些瑣碎事务的耐心，更受不住各种店規的约束。由于在水果店里，經常提貨送貨，与牛鬼蛇神接触日多，学徒生活就更加不感兴趣，认为学生意沒有出息，根本不把学意放在心上。为了結交流氓朋友，还經常拿店里的水果、人情，終因拖下了老板十八块錢的亏空，被老板赶出了店鋪。

杜月笙离开水果行之后，一方面从“宝大”水果行、的帳房黄文祥（即后来杜月笙用作私人帳房的黄国栋的父亲）手里，接下一一些卖不掉的烂水果，另一方面到碼頭上去“挖簍包”（即弄破水果簍包，进行偷窃），到街头叫卖。从此在杜的流氓伙伴中，就按他的出身而称他为“水果月生”。因为嗜賭如命，經常吃尽当光，在毫无着落时，常喝令他的“癩三”（上海人对以乞討或偷窃为生，形状干癩的游民的称号）伙伴把褲子脫下来，让他拿去当了下賭場；如果輸光了贖不回来，就自己回来睡觉，让别人穿着自己的褲子出去鬼混。这时，在杜月笙身边已聚集了一些馬路“癩三”和在街头流浪的儿童。他們居无定址，晚上不是睡在小客棧的鴿子籠里，就是睡在魚行閑置在里弄內的空咸魚桶里。形式上是水果小販，实际上是伙同“癩三”伙伴，偷偷摸摸，并教唆流浪儿童詐騙行人。例如叫流浪儿童拿着装满自来水的酒瓶，挤到混乱的人群中去，故意把它摔碎，当街大哭大叫，索取賠償，杜月笙及其伙伴就乘机出来说好說歹，或伪装同情，向路人要求救助，以达到詐騙的目的。

当他正度着这种流浪落拓的“癩三”生活时，在小东門有一个被人称作“大阿姐”的花烟間老板，見他年青力壯，将他收留

了，叫他在花烟間里作些杂活，杜就拜了她作干娘。从此，杜月笙就在花烟間里帮忙扫地、打杂，代妓女搭客和为狎客跑腿。其时，花烟間的妓女，有一种結拜“十姐妹”的风气。所謂“十姐妹”，实际上是九个妓女或十个妓女加一个男人，目的是借狎客的势力作撑腰。所以，被結拜的男人，不是巡捕、包探，就是流氓、恶棍。杜月笙混迹其間，对流氓黑社会中的人头更熟。在此期間，杜月笙又拜了青帮流氓“套籤子福生”陈世昌为老头子，陈小名福生，苏州人。所謂“套籤子”，是以抽籤子賭輸贏，誘使妇女、儿童上当的把戏。陈在青帮中是“通”字輩，杜月笙是“悟”字輩（青帮中有所謂二十四字輩，“悟”是倒数第二輩）。杜自拜了流氓老头子以后，即經常进出于十六鋪碼頭，勾結同党，在輪船上接收“小貨”（茶房水手从香港等处帶來的走私貨物）。碰上店家派出接收这种小貨的伙計，杜等即蜂拥而上，說“你們都是背上背了招牌的（意即有店家的依靠），我們是日吃太阳，夜吃露水的”，不許店伙們染指。店伙們碰上了他們，也只好自认“晦气”，不敢与之抗爭。杜等接到这种“小貨”以后，有时还不付現款，当輪船要离开碼頭时，躲在“花烟間”里睡觉，避不見面。再一种勾当，是在黃浦江上“拉船”。上海附近，平湖、嘉定一带，常有农民用小船运一些瓜果、蔬菜来上海販卖，杜等常在半路上把小船拦住，口称要买，跳上船去，把小船弄得搖晃不定，如果农民回答已有老的主顾，他們即将錨拋在江中，强橫霸道，非到农民答应不行。这样他們便去轉手出卖，拿去貨价的好几成。再有是盜窃上下輪船的旅客的貨物行李，强索碼頭開銷。他們經常混在搬运工人当中，乘机搶夺偷窃。特别是对一些老弱妇孺和初来上海的人，尽管你自己把行李拿在手里，他們也会出來說这里的碼頭是他所管的地段，强索所謂“碼頭開銷”。还有，是勒索敲詐，即流氓中盛行的所謂“拆梢”。1911年4月28日上海《民立报》曾有一則关于他的新聞：

“捕房解冒探索詐之杜月笙至案請訊。人和棧伙呂和生，茶房朱彩心稟稱：‘寓客帶有烟具吸烟，杜月笙等二人前來，指商人棧中私售洋烟，言如能出洋五元，可免拘解公堂，否則，定當重罰。商人系生意人，不欲多事，當給杜月笙五元，有帳簿書明為凭。’杜供：‘小的與張阿四同去，實系張起意，現張不知匿在何處，小的分用一元，余洋均張取去是實。’”結果如何，未被宣布。但人們知道，這種“請訊”，只不過是虛應故事，對付一下當事人的追訴罷了。但從這條消息，卻可看出杜月笙在當時流氓活動的梗概。

這時，在十六鋪碼頭，有以流氓杭州阿發（傅阿發）為首組成的“八股黨”，其中堅分子有花園泉根（顧嘉棠）、江灣楊毛（楊復堂）等，在碼頭上專為土商們擔任提貨。因當時鴉片的販賣，雖屬公開的秘密，但黑貨上落，時遭搶劫，須有流氓保護提運。杜月笙經常在碼頭上進進出出，日形活躍，為杭州阿發所看中，找他加入了“八股黨”，叫他擔任提貨，從此其頭角日見顯露。

二、从鴉片的罪恶事业中起家， 在帝国主义卵翼下成长

1. 为大流氓黄金荣所赏识

杜月笙的一些文章枪手，都说他是“孤根崛起”，实际上他的发迹，乃得力于大流氓黄金荣。在租界时代，鼎鼎大名的黄金荣，是红极一时的人物。黄字锦繡，上海人，外号“麻皮金荣”，1868年农历11月1日生于苏州。其父炳泉是苏州衙門里的一个“捕快头”，晚年在上海南市三牌楼开了一家小茶馆，将黄送在城隍庙萃华堂裱画店当学徒。黄成年后，丢了本业，与一批在他父亲茶馆内的流氓混在一起。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投法租界捕房当包探。当时法捕房管理包探的是副总巡法国人石维也，黄对之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深受石维也的赏识。石在副总巡任内贪污所得绝大部分都是黄一手包办，所以不管大小事情，只要黄在石维也面前一说，无不成功。由于他能够为奴役中国人民的法帝效忠卖力，极得石维也等帝国主义的信任，步步高升，由包探、探目、督察员而督察长，被帝国主义者认为是最得力的奴才。凭借洋人势力，耀武扬威。所有法租界内的土行、赌台、妓院，及偷盗、搶劫、綁票、暗杀等罪恶黑暗事业，几无不在其包庇操纵之下，“花头经”（鬼花样）多得吓人。手下拥有的流氓歹徒，誰也不知其究竟有多少。吃俸祿、作撑腰，称霸称王，颐指气使。以后还自己开设了很多戏院、澡堂，著名的如荣金大戏院、黄金大戏院、共舞

台、大世界游乐场，以及日新池浴室、大观园浴室等等。每当中国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时，“租界”上洋人的安全，经常要靠他的流氓势力保护，数十年如一日，被视为“租界治安的长城”。1925年一度退休，相隔不久（1927年1月），外国主子又再次聘为高等顾问。曾三次被法国东亚全权大臣安南总督褒奖给头等二等金銀质宝星。^①

其于国内軍閥，則是“南北各軍，爭相罗致，聘为諮議、顧問等职。黎大总统特授陸軍步兵上校，任为侍从武官”。^②在1917年7月因与法捕房西探目阿而风西一起，“輔助护軍使署办理重要事宜，頗为出力”，經卢永祥呈請北洋政府陸軍部頒給二等銀质奖章，^③并聘为护軍使衙門上校督察。

杜月笙得与黄金荣結識，自然一登龍門，身价十倍。靠上了黄金荣，也就无异是靠上了法租界的帝国主义主子。

杜的識黃，是因杜的老头子陈世昌与黄金荣本属知交，同时黄金荣的亲信当差“大头开发”（本姓林）与杜是所謂“同參兄弟”（即同拜一个老头子）。再是杜月笙在十六鋪时，曾协助捕房捉过强盜，被包探徐阿东、陈三林用作包打听伙計（即俗称“三光碼子”），杜以此关系，得出入于黄金荣的鈞培里“公館”；但走的还是后門，杂在黃家佣人当中，吃些閑茶閑飯，后为掌握黃家实权的“桂生姐”所賞識，遂得升堂入室，并由吃閑飯而得与聞烟賭两行。开始时，經常給黃拿拿大衣皮包，与黄金荣一起进出于聚室樓茶会。因捕房探目，都有所謂“茶会”間，黃的茶会間設在大自鳴鐘（即現在黃浦分局）西首聚宝樓，黄金荣每天必到。因为杜月笙在猎取情报和接受賄賂等方面，很显示了他的“机灵”詭詐，漸得黄金荣的信任。

① 《海上名人传》，1930年版，第61頁。

② 同上。

③ 1917年7月4日。上海《时报》。

由于他极善逢迎拍馬，在黃家中，极得“桂生姐”好感。經由她的攬掇，被黃派为生吉里賭台管事，任其独立門戶，杜月笙遂得摆开場面。这位“桂生姐”（杜月笙称为师母）原属吉祥街“开門口”的“小本家”（拐卖妇女，逼良为娼，開設野鸡堂子或花烟間的，都叫作“开門口”。小本家，即小主人），自与黃結合后，借风扯蓬，在法租界也是有名的“白相人嫂嫂”，因“桂生姐”常在黃金荣面前說杜好处，黃在烟賭等罪恶事业上委之于杜的就日漸增多。杜月笙有一个叫“老四”的女人，也是由“桂生姐”給他介紹的，就此可見“桂生姐”对杜的栽培。

其时，上海最大的土行老板，多属潮帮土商，与黃金荣都有紧密勾結。杜月笙經黃金荣的介紹，与这些上海最大土商发生了关系，并为他们提运鴉片。因为杜在提运鴉片时身手矯健，很受土商們的器重，逐漸成为土商的得力助手。当何丰林接任淞沪护軍使期間，曾与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結合上海一班富商、巨紳，集資一千萬元，合股組織“聚丰貿易公司”，名义上是經營地产，实际是販运鴉片。杜月笙得知此消息后，立即告知了“桂生姐”，“桂生姐”以黃的名义加入了一股，資本五十萬元，由于土价暴漲，一年盈余，即达五千六百萬之多。黃的一股分得紅利二百數十萬元，“桂生姐”感杜功績，以十萬元給杜为酬，当时米价每担不过八元，数字可算不小了。从此杜月笙不仅为土商提运，而且本身也成为具有一定实力的老板了。

2. 呼朋引类，把持鴉片提运

杜月笙自成为黃金荣的亲信以后，他的流氓实力曾有很大发展，在他的周围，不仅有早期的所謂“出窩子弟兄”和老“八股党”的成員，还有管理賭台时所結納的流氓、土匪。由于鴉片的提运，各派流氓之間爭夺十分激烈，常有这帮刚刚拚着性命

搶劫而來，半路上又被另一幫強劫而去，即所謂“黑吃黑”或“窩里反”。杜月笙自為潮幫土商擔任提運，即聚集同黨，組成了一股實力頗為雄厚的流氓提運隊伍。以下是其重要骨干分子。

金廷蓀，浙江寧波人，鞋匠出身，人稱金阿三，在流氓同黨中，均稱為三哥，杜月笙亦以三哥稱之，是杜的所謂“出窩子弟兄”之一。為人陰險狠毒，鬼計多端，杜月笙在很多問題上都聽他的主意，故有“軍師”之稱。所拜老头子是被稱為“長江一虎”的“大”字輩流氓王德霖，因屬“關山門徒弟”（即最後一個徒弟，也叫“龍尾”，俗稱“小老大”），很受流氓同黨的尊敬。金十分貪錢，且很吝嗇，但對杜在經濟上的調度很是得力，故也有人稱金是杜的“財政部長”。後來也是上海的所謂“聞人”。與杜是兒女親家。

顧嘉棠，小名泉根，是上海趙家橋（即現在常德路）土居，老八股黨的成員之一，曾在北新涇種花，外號“花園泉根”。以能打架出名，與葉焯山、高鑫寶、芮慶榮並稱為“四大金剛”。極善斂財，後在靜安寺一帶置有很多房地產，門徒黨羽也多散布在這一帶，有“滬西半月天”之稱。

葉焯山，廣東潮州人，生長在上海，小名阿根。因曾在美國人的車行內開車，故外號“花旗阿根”。與金廷蓀為同參兄弟，在兩臂上，各刺有青色長龍一條，俗稱“刺花黨”。汽車開得很好，會用斧頭，槍也打得很准。

高鑫寶，上海馬立斯（延安中路成都南路）人。從小跟父親在球場上代外國人拾網球，學得一些英語，曾在怡和洋行當過“仆歐”（boy），也是一家美國人開的飛星車行當過司機，是馬立斯一帶有名的“斧頭黨”。所拜老头子也是王德霖，經常聚眾斗毆，打群架，敲竹杠。流氓錢增福在馬霍路（即黃陂路）開了一個賭台（錢搞賭的資格很老，曾與陳世昌一起開過賭台），因不肯給高開銷，高即將錢的一個賭客的一條腿砍傷，表示對

錢“不买帳”。杜月笙知道这事后，认为高很“有种”，于是将高籠絡入伙，成为杜的重要骨干之一。高对于綁票尤其能干，曾綁一何姓巨商，一次即得洋八十万元。后来在麦特赫司脫路（现为泰兴路）開設了丽都花园舞厅，因凶悍异常，故有“丽都之狼”的渾号。

芮庆荣，也叫小阿荣，綽号“火老鴉”，上海漕河涇人。“火老鴉”，上海人认为是一种不祥之物，意思即他到哪里禍就要鬧到哪里。所拜老头子是著名的青帮“通”字輩流氓季荣卿。也是杜月笙手下重要骨干。在孙传芳时期，还当过軍閥李宝章的“大刀队”队长。极为殘暴凶狠，曾将自己的女人用門門活活打死。

馬祥生，常州人，皮箱作（制皮箱的作坊）学徒出身，因偷东西被赶出，流落在十六鋪。經常在輪埠上睡铁板过夜，遇有洋船靠岸，才得在船上大厨房里临时干些杂活。会說几句“洋涇浜”的法語，与杜月笙是所謂“同參兄弟”，杜常派他与一般法国巡捕、包探打交道，在捕房人員面前是比较吃得开的一个。

謝葆生，綽号“癩痢头葆生”，苏州人。在跑馬厅当过馬夫，赶过馬車，故亦有“馬夫葆生”的称号。在杜月笙开始提运鴉片时，因赶馬車与杜結識，与杜結拜为弟兄。后来买得很多房地产，是敌伪时期的大汉奸。

除以上这些匪徒以外，尚有范恒德（阿富郎，或抖乱阿富）、楊順銓（卖魚小順）、顾掌生（小辮子掌生）、汪少丞、馬汝祺、荣炳根、浦錦荣、戴老二、袁瓊宝、万永泉、楊錦棠、顾妙根、李根兴、顾福江、沈杏山等，也都是一些亡命之徒，他們又都各有徒众。这样，杜月笙上有直通帝国主义的黄金荣为依靠，下有众多党羽徒众为之冲鋒陷陣，在鴉片的提运中遂成异軍突起。杜等运输鴉片用的是“黑鸡心”（Hudson）牌汽車，与捕房警备及消防用車同一个牌子，人称强盜車。鴉片接运的关口地带，主要是水陆碼头的接交地段和“华”、“租”交界地段。承运保

險，必須過了接交地段的重要關口，才算安全。在大宗起卸運送時，杜月笙常率領黨徒，全身披挂，帶好武器（換上藍布短衫褲，攜帶斧棍和刺刀、手槍），親自出馬。據說，杜一般並不親自同人打架，強調“斗智不斗力”，“好漢不吃眼前虧”。至于通常承運搶劫，則指揮死黨徒眾前往，自居于指揮策劃地位。

與此同時，為了擴大承運範圍，在各幫派流氓之間，經常進行大規模的搶劫。當時報紙對此曾有公開報道。1920年7月21日《時報》曾有這樣一則消息：

“有某土販由漢口夾帶川土一万余兩，分裝二大皮箱及行李一件，附搭‘日清公司’的‘岳陽丸’輪船來滬，停泊在浦東張家浜碼頭，當由該處湖北人雷鴻見擔任保價運送，杜等得悉，向雷爭奪保險未遂，即于當夜二時許，糾合黨徒十余人，各執斧棍，乘坐划船，在浦江守候，雷等沒有預防，冒然登輪提土，一經運上划船，即被杜等攔住，所有私土，悉遭劫奪無遺。”說明這類搶劫，一方面固在于劫得烟土，另方面則是在爭奪提運的實權。用杜等的流氓話來說，就是：“買帳的給一點好處，不買帳的就給你干掉。”例如當時滬西有個嚴春堂（滬西嚴家宅人，後曾獨資開藝華影片公司），原是在鴉片提運中具有相當實力的一幫，手下擁有打手及“蟹腳”（指流氓爪牙）一百余人，也有“黑雞心”蓬車和短槍等武器，對杜不肯買帳。杜月笙為了給他一些顏色看，曾對嚴所承運的烟土組織了大規模搶劫，引起了武裝衝突，雙方開槍互擊，各有損傷。事後雙方都不肯讓步，鬧成僵局。最後還是嚴春堂挽人請出黃金榮來調解，始告寧息。

經過一個時期的兼併、打擊和拉攏，杜月笙的流氓勢力就更形擴大。土商方面，最大的潮幫大老板都在杜的掌握之中，承運範圍越來越廣，在鴉片提運上已居壟斷把持地位，特別是他經濟上需要作臨時調度時，幾乎可以不限數目，只要一拍胸脯，土商們便可立刻湊齊。其流氓聲勢，在黃金榮之下，沒